

编者按: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、节目主持人沈力因病于7月28日在北京逝世,享年87岁。夜光杯特约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第一时间撰文缅怀老师。

认识沈力老师是在屏幕上,上世纪80年代《为您服务》里,沈力老师的形象如同春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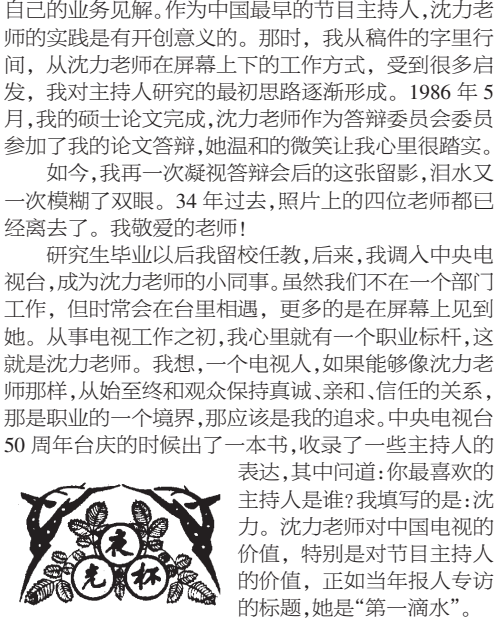
和沈力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复兴门中央电视台老台。

1983年,我在北京广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,我的论文题目是《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》。这个研究方向强烈地吸引着我。当我把这个题目报给导师齐越教授的时候,我不知道能不能得到通过。毕竟,在当时,主持人节目初起,这个题目太新了,有风险,可借鉴的东西太少。齐越老师看了题目,说:好,研究要从广播电视第一线的实践调研开始。接着,齐越老师写了个纸条儿:“沈力环同志:我的学生敬一丹要研究节目主持人实践,请你帮助她。”见我疑惑,齐老师解释:沈力环,就是中央电视台《为您服务》的沈力老师。就这样,我拿着齐老师的路条儿,去找广播电视主持人的开拓者。

从广院到复兴门的路上,我想象着和沈老师见面的情景。我早已熟悉了屏幕上她的职业形象,而在拥挤的中央电视台办公室,沈力比屏幕上还要平易亲切。我只是一个学生,只能拿出小本,怯生生提出些问题,有的问题是很幼稚的,然而沈力老师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,给我找了大量的稿件、素材,告诉我节目主持人工作的运行方式,讲述自己的业务见解。作为中国最早的节目主持人,沈力老师的实践是有开创意义的。那时,我从稿件的字里行间,从沈力老师在屏幕上的工作方式,受到很多启发,我对主持人研究的最初思路逐渐形成。1986年5月,我的硕士论文完成,沈力老师作为答辩委员会委员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,她温和的微笑让我心里很踏实。

如今,我再一次凝视答辩会后的这张留影,泪水又一次模糊了双眼。34年过去,照片上的四位老师都已经离去了。我敬爱的老师!

研究生毕业以后我留校任教,后来,我调入中央电视台,成为沈力老师的小同事。虽然我们不在一个部门工作,但时常会在台里相遇,更多的是在屏幕上见到她。从事电视工作之初,我心里就有一个职业标杆,这就是沈力老师。我想,一个电视人,如果能够像沈力老师那样,从始至终和观众保持真诚、亲和、信任的关系,那是职业的一个境界,那应该是我追求。中央电视台50周年台庆的时候出了一本书,收录了一些主持人的表达,其中问道:你最喜欢的主持人是谁?我填写的是:沈力。沈力老师对中国电视的价值,特别是对节目主持人的价值,正如当年报人专访的标题,她是“第一滴水”。



寻梦徽州 方忠麟 摄

为抗击疫情,我们已“宅居”五个月了。养老院实施封闭式严格管控,天长日久,负面情绪像煤屑路上滚雪球,难免不沾上斑斑点点的灰黑污渍。怎样才能将其铲除在萌芽状态?

依稀记得明末清初大才子金圣叹,曾把洗澡与“金榜题名时”和“洞房花烛夜”相提并论,列为人生三大乐事之一。我虽不完全认同,却也电光一闪:洗澡,对,洗澡!唯有洗澡,才能使头脑冷静清醒;唯有洗澡,才能冲刷掉心灵里的尘灰污秽。

夏天天亮得早,鸟鸣声将我唤醒,我比太阳起得还早,当小农民时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。我住顶楼居室,四扇窗朝东,两扇朝北,清晨,可观赏冉冉上升的朝日,黄昏目送无限好的夕阳。一早我推开料理台旁的东窗,对着如洗的晨空和生机盎然的碧树,做健身操,以“三请诸葛亮”的诚意,恭请青少年时期的蓬勃朝气,重返我耄耋之年的身躯。接着就去沐浴房洗澡,水温的高低、水量的大小,均可随心所欲调节。先让莲蓬头下一阵牛毛细雨,在云雾腾腾中慢搓细揉,让肌体松弛清静舒适;接着来场倾盆大雨,意在让绷紧的心弦放松,冲刷掉心中郁结的“块垒”。每天早中晚坚持三次。据了解有些孀居的老大姐,为滋润皮肤制止瘙痒,收获健康与快乐,入浴次数比我还多。

我不记得长棍有规模地介入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是什么时间,二十年前,三十年前,甚至更早?

长棍,是中国人富有“印象派”色彩的叫法,比较完整确切的称呼应该是“法式长棍面包”。说是“长棍”,它的原文原意表达并非如此——baguette:长条形的宝石。从这个词中,我们找不到一点儿“棍子”的踪影。

把抽象的东西具象化,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,这从汉字的造字逻辑上就可以看得出来。

现实生活中,人们对“棒”或“棍”的认识往往很分裂:同样是棒,金箍棒那么长,指挥棒咋就那么短呢?同样是棍,火柴棍那么短,而拐棍咋那么长呢?不仅如此,“棍”“棒”还基本不分:打狗棍的棍,明明是棒,却叫“棍”不误;狼牙棒的棒,明明是棍,但叫“棒”不妨。出人意料的是,我们在书写时,思维则严谨得可怕,“打棍子”而非“打棒子”,“三节棍”而非“三节棒”,“搅屎棍”而非“搅屎棒”;“棒喝”而非“棍喝”,“棒球”而非“棍球”,“哭丧棒”而非“哭丧棍”……

那么,baguette为什么不叫“长棒”叫“长棍”,而且大家还欣然接受了呢?我隐约感觉:既然彼此

细,一样长的。

1980年和1981年,我两次随残疾人音乐演奏团,到日本参加日本残疾人音乐节和国际残疾人艺术节活动。日方音乐团体中有尺八这样乐器。日本朋友问我知道这件乐器吗?因为他们知道当时中国音乐团体中已无这件乐器,更不要说演奏了。他们还说,这是中国传到日本来的,你知道吗?他们认为我不会知道的。我对他们说:“我知道的。它叫尺八,是直吹管乐器。只是中国现在已不流行。我是从古书中看到的。”他们问我:



寻梦徽州 方忠麟 摄

不管怎么说,今昔对比条件已迥然而异。我不禁联想到,古人是怎么洗澡的呢?查一些资料得知,他们不是什么时候想洗澡就能什么时候洗澡的。那时生产力低下,不可能家家有洗澡设施,还有清规戒律和民风习俗限制,在尽孝服丧期三年内不许洗澡。小民百姓和乡村农民不用说了,就是上升到知识阶层也不例外。“沐浴而朝”更是有宜与不宜时间选择的。白居易诗云“今朝一澡濯,衰瘦颇有余”,诗对仗工整而意

都不缺“长”,那么大概“棍”比“棒”粗一点吧。

又长又粗,这样的面包,多好!绝大部分人开始接触到长棍恐怕是在易买得、家乐福等洋超市。那时,长棍是超市里的抢手货,手慢无、人等货是常态。一哄而上、一抢而光之后,你会看到顾客兴高采烈推着购物车里几根长棍高高耸起,就像30层高楼窗口又出一竹竿苏格兰格子被单(通常不被物业允许),迎风飘扬,格外引人注目;至于小孩拿着它当棍棒耍弄或扛在肩上作兵器是大概率的事儿,说明长棍的模拟取向完全与人的想象力合拍。

我原先对于装长棍的袋子总是敞开着很不满意,以为这样既吸潮又不可避免地蒙尘,太不卫生;其实那是不懂:刚出炉的长棍,需要经一定的冷却和风干过程,才能呈现硬扎和韧劲的效果。

是啊,失去了硬扎和韧劲的“长棍”,还能叫长棍吗?

我敢说,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面包,但是,世界上能毫无愧色地标榜“长棍”的只有一种,除非它别出心裁

地游离于正宗之外。标准的长棍,其基本元素包括:原料只是面粉、水、盐和酵母四样;不加食糖,不加牛奶,不加香料;几乎或完全不加食油;小麦粉不漂白;不含任何防腐剂;每条长76厘米,重250克;有不多不少五道斜切口。

斜切裂口是干吗的?长棍的传统吃法是用手掰下一段一段,这些斜切裂口恐怕就是给食者进行旋拧提供“抓手”的。

有关长棍起源的传说众多,我知道的有三种:一是,由拿破仑时代的面包师发明,以便让士兵把面包装进军装裤筒里随身携带。二是,为了迎接巴黎世界博览会,法国当局拟建地铁,从1898年起不同地区的工人聚集巴黎,难免常有斗殴现象出现。为了切割传统的圆形面包,他们习惯随身携带一把小刀,这样的话,发生冲突时动辄拔刀相向的概率就高了。面包师被要求发明一种不需要用刀切开的面包,于是长棍应运而生。三是,1920年10月法国颁布一项法令,禁止面包师在凌晨4点前开始工作,显而易



寻梦徽州 方忠麟 摄

“尺八是什么意思?为什么叫尺八?”我说:“是长度一尺或八寸长的意思。因为天然的竹子不可能根根一样标准。竹子的粗细和长度要成比例。所以长的不超过一尺,短的不少于八寸。不能理解为每支尺八都是一尺八寸长。不信你可去用尺量一量你们的尺八多少长?”结果正是30厘米不到一点点。一尺是33.3厘米,30厘米是九寸左右,在尺与八(寸)范围里,所以叫尺八。

当时我们团长听了我的回答,觉得在日本朋友面前很有“面子”,没有丧失中国人的尊严。我当时还吹玩了他们的尺八。

不知道现在新做的尺八是照什么样子、什么标准尺寸做的?但一尺八寸为“本”,可谓词微意宏,而修身首要就是养德。明代思想家、哲学家王阳明有言:“撼山中贼易,撼心中贼难”,我想套用为“去身上污易,去心中污难”,决定今后在“澡身浴德”上,少洗身多洗心。

报上传来利好消息:我国加强与国际合作,在相关疫苗研发试验中已取得阶段性成效,力争尽快取得突破与应用。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我信心大增,在洗澡时我这偏于内向之

人,竟然变得乐观豪放起来:大声背诵唐宋和毛主席的诗词,亮开嗓门高唱喜爱的歌曲,擦沐浴露、取毛巾时,顺势而为还做了几个舞蹈动作。真是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。反正单人独居,即使出尽洋相也无人知晓,自由自在、自娱自乐,用孔夫子话说:不亦乐乎!用金圣叹话说:岂不快哉?在洗澡的同时,心里想着要努力向道德高地攀爬,让心灵里的“小世界”拓展成“大世界”。老人们完全可以活得豁达、潇洒而又浪漫。

孔子曾说过,“大德必得其寿!”如斯嘉言懿语值得我们大家终生铭记和践行不辍啊!

以航海作为职业的人,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航行的船上度过的。

一般的人过生日,都是一家人团聚互相祝贺祝福。而航海人都是孤身一人在外,与一群同样是孤身在外的人,同舟共济,相依为命。工作一忙,连什么年月日都会忘记,更何况生日呢;往往是过去了,才想起来啊一声,泡一包方便面,纪念庆祝一下。对于下属船员的生日,我都记得清楚,并且会请厨房大师傅在那天给他做一碗丰盛长寿面,表示祝贺,唯独对我自己,从来不声张,故意忘掉。

但是,唯独五十岁的那一次生日,我还是早早地就做好了准备,还特意在日历上做了标记。人生五十年,似梦似幻,一晃就到了“知天命”的时候了。纪念一下,回味自己半个世纪的历程,过了这一天就是人生的下半个世纪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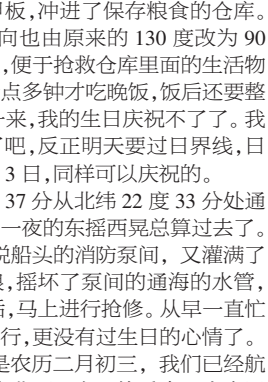
1992年3月3日,按照身份证上的日期,是我的生日。如果按农历我是二月初三的生日。这一天,我们船离开中国已经14天了,航向是130度,向夏威夷岛北面驶去。初春的太平洋上并不太平,低气压一个接一个地在我们的前进航线上经过。西南风掀起的尾斜浪,高达五六米,把船弄得东摇西晃,七歪八倒,横浪不时涌上后甲板,冲进了保存粮食的仓库。为了保证安全,船的航向也由原来的130度改为90度,用以减轻船舶的摇晃,便于抢救仓库里面的生活物资。大家一直搞到晚上六点多钟才吃晚饭,饭后还要整理抢救出来的东西。这样一来,我的生日庆祝不了。我想,今天生日就不庆祝了吧,反正明天要过日界线,日期向后退一天,还是3月3日,同样可以庆祝的。

船在当天晚上23点37分从北纬22度33分处通过日界线,进入西半球。一夜的东摇西晃总算过去了。结果早晨一起床,就听说船头的消防泵间,又灌满了水,是昨夜里的大风浪,摇坏了泵间的通海的水管,海水涌进了泵间。早饭后,马上进行抢修。从早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多钟,累得不行,更没有过生日的心情了。

三天后的3月6日是农历二月初三,我们已经航行到夏威夷群岛的瓦胡岛北面,离开檀香山三十余里的太平洋上,这一片海域正在一大片高压控制下,海风轻扬,海浪不兴,是一个好天气。我想,今天真是天时加地利,好极了。

上午,又传来消息,主机八号缸漏油了,必须停车修理。八点半钟,主机停车。经过检查是八号缸的缸头漏油。这是一个大工程。刚停车的主机,汽缸头上的温度超过四十摄氏度,大家一齐上阵,换下了坏缸头,换上备用的缸头。从上午一直干到凌晨一点过后,机器正常开动,船正常航行,已经是3月7日的凌晨2时30分了。我们从夏威夷的电视里看到了当地热辣的草裙舞和精彩的冲浪表演。

这也算是我的五十岁生日的庆祝吧。



寻梦徽州 方忠麟 摄

七夕会

七夕会

弄潮儿的五十岁生日 孙近仁